

漫谈科技情报工作

袁翰青

我*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给图书馆的专业刊物写文章了。二十年前我曾经为北京图书馆主编的《图书馆》季刊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图书馆为农业服务的文章,一篇是谈到图书文献资料的分级问题,还有一篇是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后来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图书馆》也停刊了,我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很多折磨和摧残,所以关于图书馆学的任何文章都没有写。

这二十年来,在国外,图书馆学起了很大变化,而我们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讲老实话,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了,例如说:美国最有名的国会图书馆,现在已经废止,不用卡片了,查找书籍用电子计算机很快就可以查到。如:今年4月4日,我们的报纸上报道《电子计算机进入大学教育领域》,这篇文章举的例子,是美国的梅隆大学从一九八五年起,每个学生要自备一台电子计算机,与学校电子计算机总站相连,这样,学生就可在家中听课,阅读图书馆的书籍并接受考试。

根据《图书馆学通讯》1982年第二期刊载:《(不列颠百科全书)1981年年鉴》收录《一九八〇年世界图书馆动向》特别推崇北京图书馆新馆的建筑,他们说:北京图书馆的新馆舍将在北京西郊兴建。这个建筑物从1981年开始,1985年完成。这个藏书达一千万册的图书馆目前是设在市中心靠近北海公园的宫殿式建筑物里。新建的图书馆中,电子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将被用在编目工作中。中国目前有一千六百五十一个公共图书馆,藏书达一亿八千三百六十万册。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虽然是有进步,

可是进步太慢了。过去有人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现在公认的名言,这句话是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随着历史的进展和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句话的正确性。可是知识是那么丰富,浩如烟海,必须要靠图书馆来为之搜集、整理、入藏。大量的图书记录了古往今来的大量知识。因此图书馆对于一个国家是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一项工作。

关于图书馆的问题,需要讨论,值得讨论和应当讨论的问题,本来是很多的。我现在只简单的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想谈谈科技情报工作的问题。

一般说来,科技情报工作,本来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部分,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因为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而读者对于科技情报的要求,大体说来可以用广、快、精、准四个字来概括,这就使得有些科技情报工作从图书馆工作中分出来了,但是图书馆工作中仍然要做一些情报工作,所以图书馆和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我现在专就情报工作的特点,简单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总的说来,图书馆是以书本为单位,而情报工作不能只以书本为单位,而应当把书内的每篇论文作为考虑的单位。举个例来说:据《近两年我国情报概念争鸣的剖析》(《情报学刊》1983年第1期)这篇文章考查,近两年多来国内36人给情报定义作了37种陈述,提出了构成情报29种要素。从这篇文章看来,国内对于情报工作的认识,意见还是很分歧的,不管它怎么样的不同,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情报工作比图书馆工作应当

* 作者为中国科技情报所顾问,研究员。

做的更细。情报工作必须以文章为单位，才能达到了情报工作的目的。用一个最近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今年4月5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的本身是“上海交大研制成汉字微型计算机系统”，文内记载了一种可直接用汉字进行计算、输入、储存、处理、检索、编辑、修改、打印的多功能汉字微型计算机系统，三月十五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计算中心通过鉴定。

汉字和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我看到过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有一架用中文的计算机，是日本生产的，听说情报所从日本买来好几年了，现在只能用在排一些题目的名称，使用起来还是费时间多一些，比起拼音文字的计算机来要慢很多，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储字库，体积很大，使用起来相当不方便，因此日本出的汉字计算机，并不理想，所以还是有一些单位，利用外文，特别是英文来处理计算机的广泛利用。例如：化工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就利用电子计算机检索美国的化学文摘，据他们告诉我：现在他们买来的磁带，只有四年的时间可以用，致于四年以前的，可以打电报给美国，由美国化学会提供，费用并不太高，主要是打电报的费用，我们打电报去美国，美国可以很快的用计算机查出四年前我们所提的问题的答案，他们再用电报打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当天之内抄到美国化学文摘的材料了。

这是就化学方面而言，再如医学索引，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在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都有计算机的联机检索的办法，据最近从法国回来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如果我们向法国的一个计算机提出某一个问題，它们可以很快的用联机的办法做出答案，这在国外已经相当普及了。因此我们要谈到图书馆的发展，一定不能离开计算机的利用。

美国的化学文摘（简称CA）是从1907年开始编的，至于德国的化学文摘是从1830年开始编的，到了1969年两个国家的化学文

摘编辑者共同协商，尽管德国的化学文摘历史很长，但是它们的内容和检索的方法不如美国化学文摘那么详细周到，所以德国化学文摘在1969年就同意停刊，把德文的化学论文都编成英文的文摘，送交美国出版，就化学情报刊物来说，所做的检索工具要算美国的CA最完整了。俄文的化学文摘是1953年才开始的，无论从内容来看，从检索工具来看，从出版的速度来看，都远远比不上CA，因此一门学科要做到本学科的人都离不了这种工具，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虽然前后做过一些或者翻译一些文摘性的刊物，都是零散不全，既没有索引，也无法查抄，实际上造成了情报工作的一个很大缺点。例如我们现在情报单位的数字是不少的，据有人说，不但每一个省有情报单位，每个县也有，据说全国的情报单位数字在两千以上，这些情报单位成就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大体说来有好几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情报应当为谁，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常听人说，情报应当为领导服务，这话也对，也有问题，因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必须有党来领导，只有通过正确的领导，才能使科学技术在我国健康地发展起来。可是实际上到情报单位来看资料的人大部分人并不是领导，这就使得情报工作的服务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情报这一个名词，实际上相当于西文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举例来说，美国的Central Intelligence Office，我们译成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应当翻译成中央谍报局才符合事实的情况。至于另外一个西文字information用意本来很普通，没有谍报的意思。例如：最简单的旅馆里的问讯处在英文里叫Information Desk，还有很多用Information这个目的是有寻问咨询的意思。

我们中国最先考虑情报研究所问题的时候，陶孟和副院长本来主张用文献研究所

这个名字的(民主德国至今还是用文献研究所这字的),后来中国科学院讨论的时候由郭沫若院长作了决定用情报研究所这个名字。这是因为情报的范围要比文献广。

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国已有的情报所在一千以上,这个名词已经用的很习惯了,所以无需再改变了,问题是我国现在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万人中真正受过图书资料专门培训的人不算多的,而就美国来说,美国就有图书馆学系将近一千个,其中有三分之二兼培训情报研究人员,对于研究情报的人员,还可以授予博士学位。从上述情况来,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以及情报工作都还落后很大一段距离。

怎样能够使我们的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很快的赶上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情报用外文说 information 这个字又演变informatics如果翻成中文不是情报学而是信息科学。信息科学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了情报学。在国外,情报学的培训都是由图书馆学系来担任的,一般来说图书馆并不一定搜集非书非刊的资料,而情报单位除了搜集大量的期刊以外,同时搜集很多非书非刊的资料。

主要的非书非刊资料有四大报告,即PB、AD、ERDA(75年以前为AEC)及NASA(原为NACA)等。过去我国科技情报,称此类研究报告为“特种文献”。

PB是“Publication Board”(出版局)的缩写,PB报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败国德、日、意等国掠得的保密科技资料,由美国联邦政府出版局负责整理出版的,每份报告都编上PB的流水号,因此就称之为PB报告,后来该出版局虽已转向出版美国本国政府研究报告,但仍沿用此名。

AD是“ASTIA Document”的缩写,ASTIA是美国武装部队技术情报局(Armed Services Technical Information Agency)的简称,该局系于1951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科技情报组和文献服务中心合并而

成,隶属于美国国防部,1963年3月改组为美国国防科学技术情报文献中心(Defense Documentation Center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 Information)简称“DDC”,它隶属于空军部,受国防研究与开发委员会的政策指导。凡国防系统研究所及其合同研制单位的技术报告,均由该文献中心统一整理分类编入AD报告,AD报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不保密的报告,交给“商业技术服务局”(OTS—Office of Technical Services)公开发行,最初服务局在这种AD报告上加编一个PB号再公布,后来直接用AD号公布,不再加PB号;另一部分是保密的报告,这类报告要到解密后方可公开发表。

AEC和ERDA报告

AEC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的简称,AEC报告是由该会的技术情服务处(OTI)广泛收集的国内外有关核能方面的研究报告,也交由OTI公开发表,AEC于1974年10月撤销,于1975年1月另外成立能源研究与发展总署(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ERDA就是该发展总署的简称,ERDA出版范围比AEC扩大多了,它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管理机构,由原来的各部门和其它很多能源机构联合组成。

NACA和NASA报告

NACA是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的缩写,该委员会,1958年改称为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因此NACA报告也随着改为NASA报告。

以上四大套报告有四种文献可供检索:

1.《美国政府报告通报》(Government report announcements),该文摘是查找这四大报告的主要检索工具书,我国在1978年开始翻译其题录部分,由中国科学技术文献(下转第79页)

他刊名信息既然是刊名的解释、补充或形容,在刊名含义不明的情况下完全有著录的必要。例如,ISIS这样一个刊名若不著录其他刊名信息,读者如何能从刊名中知道期刊的内容呢?当然,副刊名会有变更也是事实,但是在附注中注明“Subtitle Varies”而原有著录不再改变,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12.1E1的规定是否“划一不二”,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常常碰到,有的期刊在主要信息源中有缩写刊名和全称,而在其他信息源中却只有全称。此时究竟应以哪一个刊名作为正刊名,往往是编目工作中的一个难题。特别是当缩写刊名是以商标图案形式出现时,更感到为难。为此,我们决定,遇到上述情况时,必须在两个以上的信息源中,同时有刊名的简称和全称,才以简称作为正刊名。

IV,后继责任说明。由于1.OD的规定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文献,1.OD2的责任说明中有“每一个后继责任说明”这样一个单元。用于图书时,便是除了作者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责任者,如编者、插图作者等等。但是,如何用于连续出版物,则未找到有关的条文。笔者认为连续出版物实际上是不著录个人编者或插图作者的,但是在漫长的出版过程中,机关、团体编者是有改变的。此时,无论原先的责任者或是最新的责任者都应该作为检索点,因此,在12.1F2这一条里应明确规定:“记录每一个后继责任者,也即是新的责任者”。这样,1.OD1第一级著录的内容也应包括“每一个后继责任说

明”。

V,文献范围。应用于连续出版物时,这个单元也就是出版完毕后的总卷(期)数。鉴于在第三个项目——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项中对出版情况已经著录得十分详细,而且当连续出版物停止出版以前,这个单元实际上是空缺,很难说会在什么时候去补上,所以这个单元对于连续出版物来说实际上不如对图书那么重要,完全可以省略或改成选择采用。

VI,丛刊项。丛刊在真正的期刊中并不多见。相当一部份在其他连续出版物中。为了使一套丛刊能够集中在一起,丛刊名称应该作为检索点,包括在第一级著录的必备单元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为了充实、完善AACR2关于连续出版物的编目规则,有必要在条文中规定:1,凡是刊名中有责任者的简称时,必须在责任说明中给出其全称。2,第一、第二级著录的内容应作一些修正。3,凡其他刊名信息中有责任者名称时,尽量将其放在责任说明中,少著录其他刊名信息,以便作为检索点。4,其他刊名信息若是缩写刊名的全称时,尽量改在附注项中说明之。5,其他刊名信息有助于鉴别同名期刊者应予著录。6,各编目单位可根据需要选择著录其他刊名信息。著录级别中不作硬性规定。7,在12.F2这一条里补充:“记录每一个后继责任者,也即是新的责任者”。8,文献范围可以省略或改为选择采用。9,丛刊名作为一个检索点,在第一级著录中应该是必备的著录单元。

(上接第45页)

出版社出版;2.《核子科学文摘》(nuclear science abstracts),主要查找AEC报告;3.《国际核情报体系—核能文献题录》(INIS atom index)和《ERDA能源研究文摘》

(ERDA energy Research abstracts主要检索ERDA报告;4.《科学与技术航天报告》(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erospace reports)主要检索NASA报告。